

## 【诗画河洛】

## 香山寺“捉妖”

□李焕有



龙门香山寺 (资料图片)

夜宿翠微半，高楼闻暗泉。  
渔舟带远火，山磬发孤烟。  
——李颀《宿香山寺石楼》(节选)

这首诗写的是李颀夜宿龙门香山寺石楼的所见所闻。《国史异纂》一书则讲到了唐代洛阳西山寺院发生的“怪事”。

唐朝时，洛阳有一座寺庙，寺庙里的铜磬常常会发出低沉的声音。半夜，寺中响起悠扬的钟声，铜磬也跟着幽幽地响，似鬼魂在啜泣。老和尚心神不定，以为是妖怪作祟。时间一长，老和尚吓病了，卧床不起。既然是妖怪作祟，和尚们就不敢去搬掉那口铜磬，以免招灾上身。

老和尚的朋友曹绍夔前来看望他，谈起铜磬作怪的事，曹绍夔觉得很奇怪，他仔细察看了铜磬，见它与别的铜磬并无两样。这时，寺庙里开饭，饭堂里响起钟声，那铜磬也跟着发出嗡嗡的声响。老和尚又惊恐不安起来。旋即，钟声停了，那声音也停止了。曹绍夔见老和尚如此害怕，不由得好笑。他故弄玄虚地对老和尚说：“明天你请我喝酒，我帮你捉妖。”

老和尚摇摇头，说：“你若能捉妖，别说一顿酒，就是你天天来喝酒，我也乐意！”

曹绍夔笑道：“捉妖只是举手之劳，你不用太客气。”

第二天，老和尚备了丰盛的酒菜，曹公毫不客气，把好酒、好菜吃了个精光。酒足饭饱之后，曹公从袖中抽出一把锉刀，在老和尚眼前晃了晃，然后刺啦刺啦地把光溜溜的铜磬锉了好几道口子。老和尚被弄糊涂了：“你这是……”

曹绍夔说：“哪里有什么妖怪，是因为铜磬和寺里的钟的标准音相同，钟一响，它就跟着响起来。现在被锉了几道口子后，和钟的标准音不同了，铜磬就不会乱响了。”

老和尚终于明白了，拍着自己的脑袋说：“怪不得每次钟一响，铜磬也跟着响呢，原来是这样啊！”这时，钟又响了，而铜磬真的不再和鸣了，老和尚的病也就好了。

## 【娜说河洛】

“远去的村落”之魏屯村(下)  
谁来帮俺照看娃

□记者 张丽娜

过完春节一上班，怀里有娃的职业女性多少都会有点儿心烦意乱：要是娃的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可以帮忙看孩子还好，如果老人身体不好、有心无力，而娃娃又不够进幼儿园的年龄，那就只能雇保姆了。可这年头人心叵测，保姆要是趁咱上班，饿咱娃的肚子、拧咱娃的屁股怎么办？哎呀，不敢想！

工作与抱娃难以两全，这个问题由来已久。人民公社时期，魏屯村的社员们一度为这个问题感到苦恼，不过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。

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妇女解放运动掀起新高潮，解放的标志之一便是妇女可以像男人一样干粗活、重活，像男人一样挣工分。工分可以换粮食，在食品匮乏的年代，粮食的意义大于一切。

据魏屯村村史记载，为了“解放妇女生产力”，生产大队挑了一些志愿者，成立了“抱娃娃组”，专门帮社

员们照顾幼儿。此外，大队还建立了托儿所，实行集体供给制，娃娃们一律免费入托，吃喝由大队食堂免费供应。当娃娃的爸妈在地里挥汗如雨的时候，看娃的社员就领着娃娃唱歌：“爸爸、妈妈去耕田，把我送到托儿所。拍拍手，唱唱歌，你说快乐不快乐……”

那个时代的人尽管缺衣少食，却都有一种单纯的信仰：咱的娃就是人民公社的娃。大伙儿都在一个锅里吃饭了，还怕啥？不怕受穷——穷也是大伙儿一起穷；不怕失业——干活好坏都一样记工分，无所畏惧，于是无比快乐。

当时，魏屯村托儿所的保育员，都是热爱幼儿教育且“觉悟高”的妇女。她们带一天孩子可以记8个工分。文化大革命时期，社员们学习毛主席语录，保育员就给孩子们讲阶级斗争故事，因为“阶级斗争要从娃娃抓起”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大

锅饭时代结束了，各家各户分到了责任田，女人可以选择下地干活，也可以选择在家抱娃。托儿所解散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育红班。两者不同的是：托儿所的建立是为了“解放妇女生产力”，年龄多小的娃公社都管；办育红班则是为了解决幼儿的教育问题，只招收5岁至6岁的孩子入班。

魏屯村村民如今搬进了龙富小区及龙祥小区，村居时代亦宣告完结。过去相熟的邻居或许还可以帮忙带带孩子，如今住进了单元房，换了新邻居，关门闭户防小偷，也疏远了邻居。

自个儿的娃，真的只能自个儿想办法带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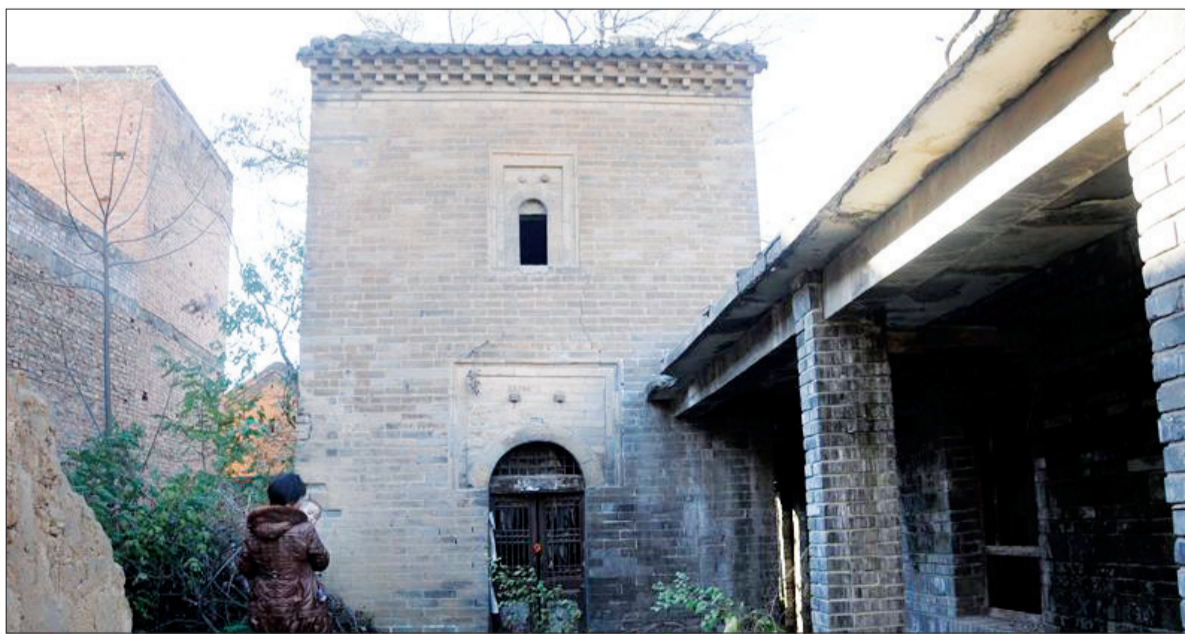
有了自主选择权，便要克服选择恐惧症：想多挣钱，就要撂下娃娃去上班；想给孩子更多的爱，就得辞职在家看孩子。

鱼与熊掌难以兼得，不过托新时代的福，好赖都不会饿肚子。

## 【河图洛影】

## 走进历史之门

## 清代阁楼 古朴雅致



阁楼，俗称“小姐绣楼”。在偃师市大口镇大口村的一座破旧老宅院中，我们发现了这座清代阁楼。

这座造型雅致的阁楼坐西朝东，为砖石结构建筑，有两层，墙体为青砖；拱形门上方有一个很小的拱形窗，做工很精美；房檐上有刻着花卉等图案的砖雕；二楼全是木制楼板。

据偃师市文物工作者介绍，这座建于清代的阁楼保存基本完好，为研究当地清代居民建筑风格、民风民俗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。

陈鹏飞 摄